

泥沼的談話

陈丹青

泥沼的谈话

陈丹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谈话的泥沼 / 陈丹青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495-5023-4

I. ①谈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访问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21879 号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,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965mm × 1270mm 1/32

印张: 9.75 字数: 23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每次收拢访谈的杂稿，总忘记当时应了哪份报刊，哪个网站。除了早先识面的记者，多半不知哪里弄到我的手机号，直接约谈。这类邀约几乎每周都有，时或多到三五次，不理睬，对方也就作罢，有些盯得牢，若是话题可谈，我又不很忙，便应承了。有礼貌的记者会说：抱歉打搅，您有秘书或助手可联系吗——有的，我的助手和秘书，就是我自己。

出席活动，人多而杂，我常难以分辨谁是记者。《百家讲坛》热播那年，老友罗中立拉我去重庆四川美院捧场，进场前混在人丛里站着，边上有位青年问，您看易中天节目吗？学者该不该上电视？我随口说，那算屁事啊，电视普及后，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。

翌日报端大标题：《陈丹青：易中天是个屁》。

这可是修辞学家的本领，谁说咱记者素质差——重庆的报人出手狠辣，其渊源，据说上溯抗战中的陪都时期——等而上之的话语打劫，另有一招，是生编了词语往我嘴里塞。近例，是出席王朔家千金与朱新建公子的婚礼，临场不免说几句，片刻便有学生转来微信，六七句里，三四句完全捏造，语感弄得蛮像，朋友看了，都相信——这回，我遇到天才的剧作家了。

退回“文革”，无数冤鬼即死于这类话语的栽赃，如今呢，则哪位傻逼稍与媒体沾点边，浑身唾沫，还弄成你自己的口涎，望之可惨，而记者说起，总是嘻嘻笑：陈老师，你好傻哎，媒体就是这样的呀。

是的，既是蹭了媒体的丛林，我活该，此刻写来，算是给诸位添点笑料。倒是返回去想，我对各种人物的专访、评述、传记，从此起疑，须得全盘想过了，想下去，不禁悚然：太多太多确信不疑的所谓史料与掌故，恐怕布满了讹传、夸张、错置、捏造，倘若称引而转述，可就演为讹传的讹传，以至转为真相了。早先我相信，未被说出的人与事，等于不存在，现在意见两样了：人事与史迹的累累误点，尚在其次，最可怕者，是代代相沿的讹传链早经公认而凝固：其实都不可轻信，都有问题。而持说者与被说者是否同代，尤须仔细考量，近年读杨奎松先生的历史书，感慨系之：非得过去好几代人，国事与党争，这才可能讨得相对翔实而平正的说法，随口议论，贸然下笔，动辄涉嫌轻佻而失德的。

话兜得有点远了——这本集子的杂稿，十之六七成于书面，凡临场的对谈，则蒙访者事后发来记录稿，经我校阅，确是我说的话，虽也胡说，但可以文责自负的。

我爱阅读好的访谈。好的访谈，会使言说比较地开放、真实、不确定。所谓离题而谈，所谓答非所问，有些直捷爽快的应答，若非一问，平时想不到，也说不出来。就我的偏见，独自书写单一话题的专稿易于陷入幻觉，自以为是，有个对象在（随便什么人，随便什么话题），或被对象化（我因此成为问题），写作便如镜头的聚焦与失焦，反有暧昧的快感。

而这快感的几率，委实太少了，换句话说，有趣的交谈，已成奢望。我的写作，清一色来自他人的邀约，其中多有访谈，而

多数来者总给出同样的发问，亦且同样矫饰而平面，我的应答，便成了连连滑槽的留声机——为免读来太过愚蠢而昏乱，本书删除逾百处问答，约五六万字。唯最后三篇关于影视的采访总算话题切实，尤以十年前和王安忆关于中国连续剧的长篇对话，最是认真，当年连载于《上海文学》，读者有限，而听说者时或问起，于是征得安忆的首肯，收了进来。

倾听、接话、展开、反诘，委婉暗示、索性挑明、中道迂回、劈头道破……访谈理应是快乐的，访谈也是陷阱。人面对人，语言诱发语言，知性而恳切的对话本该引人聪明，而在历年卷入的采访中，我已渐渐沉入话语的泥潭。那年取“退步”做书名，多少是修辞游戏，现在我愿承认，人在这样的话语中，势必退步，那是经我合作而不易觉察的同化过程，它使你忘记，什么才是有益的交谈。

2013年12月19日写在北京

目录

序.....	i
--------	---

艺 术

绘画与写作	1
艺术与野心	23
春宫与图像	31
时尚与模特	35
演员与画家	40
肖像与灵魂	47

媒 体

言说与距离	53
艺术与国情	60
经验与表达	67
奇崛与华丽	83
批评的两难	95
泥沼的泥沼	103

社 会

苦难与人性	143
-------------	-----

咒骂与实情	147
市民和语言	151
读书与推荐	155
上流与上级	157
性向与人权	165
婚姻和女性	173

影 视

电影与导演	183
原著与影视	192
当代中国电视剧漫谈	204

绘画与写作

看过您的硬笔字，隽秀。《荒废集》、《退步集》等书名都是自己所题。您不太讲起与书法的渊源，我们先从练字的经历讲起好吗？

我哪里谈得上会书法，更不知“书法的渊源”。小学时临过几页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，还有苏东坡，此后只是偶然写写。我没有国画画案，没有文房四宝，我不谈书法的，那是太深的学问，被太多人谈过了。

在形容一位美女时说到眉眼鼻梁笔笔中锋，像王羲之的字。您比较欣赏的书法家是何时何人？

古典中国的好书法，都爱看。各有各的好，最好固然是魏晋和唐宋。格外偏爱王羲之《十七帖》，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。汉简也欢喜，尤其那些军令的残片。

注 本篇访谈刊于《文景》杂志 2012 年 5 月号，访谈者，木叶。

《归国十年》画展中“画”了唐太宗、怀素和八大山人等人的字，那种快感是怎样的？

我这类书画静物画总被误解，以为我在画山水，写书法。绝对不是的。那是油画，工具全是西式的：我用排刷式的油画笔在麻布面上描绘线条和书法，当然，很有快感，但那是油画的快感，和中国画和书法不相干。

《艺术与国籍》一文中称安迪·沃霍尔，利昂·戈卢布，菲利普·加斯东等都是自己的“英雄”。国画中，哪些是你的英雄？

顾恺之、李思训、武宗元、郭忠恕、钱选、董其昌……太多了。

说到中国最好的人体画，认为是春宫，而春宫男女又不是西方的所谓“裸体画”。可以择要讲讲个中缘由吗？春宫对于当下的不少人几乎是一个“传说”。

中国眼下“小姐”无数，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色情业“队伍”——虽然既不合法，也不专业，更缺管理——可是迄今为止，中国还不准出版老祖宗的春宫画，国家博物馆恐怕也没几件像样的春宫画（或者真是藏着，不肯透露，也不便展吧），明清时代最精美的春宫卷子几乎都在欧美日本港台，近年略有回流，现身拍卖行，但不能印在图册中——我不知道春宫画的“传说”还要传多久。

古典春宫画描绘肉体与姿势，其意不在人体，而在房事，与西方专画人体的整套美学不能并论。中国古典绘画有一难解，即

画动物的身体与美感，纤毫毕现，精确而传神，宋代的禽鸟虫鱼，画得太好了，可是漫长几千年，中国画家未如希腊罗马人那样专注于人的身体的崇拜、观察与描绘，春宫画里的男士，唯阳具画得真确，其余部分，马马虎虎。怎会如此呢，我知识太少，无能解答。但中国人白描勾线的女体，另有一种好，实在性感而淫美，只是很难确分是画性感还是画中人性感——你要知道，毛笔蘸着墨，画到宣纸上，触纸之际，无比性感，流转行笔，极尽淫荡。

所以中国人画国画，至今画不厌，那是人与工具的无边性事啊。

《漫谈普拉多美术馆珍藏展来华》：“可是当我看多了宋元的原典，我就觉得当代国画几乎都是卡通或漫画。”国画的没落（不知确否）是不是和西画的冲击有关？换言之，国画可能慢慢好起来吗？

我不会说国画油画是否“可能慢慢好起来”，或者慢慢坏下去。眼下有太多国画油画家，整体水准不论，总看见若干有才华的后生冒出来，画得蛮有意思，蛮好看。至于当代国画为什么有卡通病，那是另一话题。像卡通，也并非不好，在好画手那里，就能出新意。陈洪绶、金农，依我看就是卡通化的先驱。

先生注重“原典”，我倒想知道，对于当下的国画乱象，出现像董其昌（或齐白石）那样的宗师容易吗？

话不能这么说。董其昌时代不会出今天的蔡国强，齐白石时代也不会出刘小东。而齐白石的意趣，不会出在董其昌的晚明，董其昌的笔路，也不会出在他所景仰的五代或北宋。

我注重原典，部分原因是我们活在印刷品时代，你品董其昌，最好看原典，那种淡墨，那种微妙的敷彩，唯原典才能看得真。原典的神气永远无法复制的。

去美国时“玩不起潇洒”，“事事须为谋生”，“市场又曾搅扰我，使我一时无所适从……”那么，初到美国时的搅扰与谋生可否稍作描述？

就是每画一幅画，不免心想能不能卖掉，开个展览，总会留心画下是否贴了小红点——画廊里卖了的画，右下方就会贴个小红点的——这是大无趣。出国前，“文革”中，我们画画固然希望选上全国美展之类，但我的脾气是选不上拉倒，每次落选，默然几分钟，就忘记了。可是你在纽约画画卖不掉，怎么活呢？

所以我曾经勇敢到八年（1988年—1996年）不找画廊，自己设法赚点小钱，不肯就着市场的意思画油画——1996年有家画廊找我了，每月付钱，每年交画，由我随便画什么，卖不出去，照样付钱，我就应承了，直到新世纪回国。我很谢谢画廊老板的美意。

换言之，去美国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您的绘画状态和人生轨迹？

没什么改变，老脾气。人生轨迹当然改变了，更扛得住，更不肯随大流。美国艺术家多得是傻逼，走自己的路，根本没人说：他们都是我的榜样。便是没榜样，我也脾气难改吧。

您常常援引毕加索、杜尚或沃霍尔等人的言论，不过自己“不

弄前卫艺术”。何以起初就有这样的志趣,到了美国眼界大开后,依旧秉持古典的风格?

我从来没有弄“前卫艺术”的“志趣”,别人弄,弄得好,我很开心,喜欢看看,弄得不好,那是别人的事。中国人有个毛病:人家的事好像是自己的,自己的事好像是人家的。我这脾气没被传染,如此而已。

但我也未秉承“古典的风格”,只是相对眼下各种新花样,显得比较传统老套而已。我们说起美术的词语,总归大而化之,“古典”、“现代”,都是被说坏的词:所谓古典油画在欧洲不同世纪,不同国家,称谓是不一样的。你到美术馆去看,只有意大利馆、尼德兰馆、西班牙馆,或者十四世纪馆、晚期巴洛克馆等等区分,没一个馆名叫“古典馆”。

艺术家都怕别人说自己模仿别人,而您高声称自己是“模仿家”。原谅我借用一个大词——影响的焦虑——在您的创作中“影响的焦虑”是不是有着不同的体现?

“影响的焦虑”是哲学词语。我愿模仿别人——当然,我所喜欢的人——是我“自己的事”,无关“别人”。影响的焦虑,很好啊,有谁不受人影响吗?我一天到晚在找“影响的焦虑”呢,可惜不太找得到,换句话说,并没有几个人真的对我构成影响——不是我骄傲,也不是我谦逊,而是,艺术很具体,影响也很具体。

你说从《来自青岛的时尚帅哥》开始,“比较地画得狠了……久看经典的罪过,是丧失胆气,我丧失很久了。”这个“狠”

和“胆气”可以说得详细些吗？后来在谈临摹苏里柯夫《攻克雪城》时又提到青年时代“可贵的无知和胆气”，今天的“狠”更仰仗什么呢？
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抹了颜料涂开来，管他娘：那是一种狠。开眼了，懂事了，下笔可就温良恭俭让，失了胆气了。所谓胆气，一是靠禀赋，一是靠经验，一是看状态。我有点禀赋，经验也还多，但状态长久不佳——人在纽约前线，厉害角色太多了，我承认自己不算什么，回到北京，晚生可畏，也是礼让而旁观，但这样对画画不好。艺术家应该狂，应该自信，应该老子天下第一。

近年我又来点胆气，是在岁数大了，手头不紧了，没了顾忌，忽然像小时候一样，管他娘。当然，持续画着，总会手上渐渐放肆起来。

“单论写实人物油画，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。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·费舍尔。”真有这么乐观吗？

弗洛伊德和费舍尔周旋的国家和文化，太成熟了，刘小东这二十年面对的国家和文化，正在胡乱变化，生动之极，他看到了，把握了，画出一股子生气，这生气，在西洋人的绘画中早已没有了，虽然他们有他们的深度和强度，但艺术顶要紧还是生气啊。

从访谈和行文中发现，您是把艾未未视为“北京版的沃霍尔”，认为他将纽约精神带回了北京。到底什么是纽约精神？在北京和在纽约的艺术家艾未未，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

纽约精神就是不买账，就是草泥马，北京的未未也是不买账，也是草泥马，我不会设想他与纽约时期有什么不一样。纽约的伟大，是它鼓励你在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，做你自己，做独行侠。

14岁就在巨大的铁板上画毛泽东，40岁又画，题目叫做“毛润之”了。我发现大家不太称这套画为政治波普。自己对这一系列的画作又有什么考量？

为什么要人家称为政治波普呢？画画时不可以考虑人家的。

《影像与城市》里说：“长期在纽约居住的经验告诉我：不论哪一种绘画，都不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和影响力，绘画在当今时代的言说功能，微乎其微。”我想知道，先生心目中绘画的“言说功能”具体包含什么？

在没有现代影像和电子媒体的时代，长达数千年，所有政权和宗教的媒体，就是绘画雕刻。在古早时期的任何文明中，绘画都不是艺术，而是通灵的，是实实在在的图腾和符号，皇家、贵族、臣民、乞丐，都膜拜绘画，敬畏绘画。你去欧洲所有教堂看看，去敦煌或者道教佛教的庙宇看看，就知道绘画曾经何等重要。

说一件真事：“文革”初期，在弄堂墙壁，在工厂车间，在村口晒场，我画了许多毛主席像，每天一大早，居民、工人、农夫、干部、老少妇孺，排着队站好了，对着我画的毛主席像鞠躬、宣誓、唱赞歌。

这不是我“心目中”的言说功能，而是真确的历史。拿破仑一世二世，还靠无数绘画宣教政权的理念，歌功颂德；拿破仑三

世后，早期现代媒体逐步建立，这才渐渐使绘画成为今天的所谓纯艺术，开沙龙画展，给人欣赏，不再是崇拜对象了，纯绘画如印象派，于是出现。

近来，媒体称尤伦斯夫妇要和中国说拜拜了（大肆抛售和退出中国），有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显出忧心，您对此怎么看？

尤伦斯是商人，商家开店关店，很正常。中国现代文化还没成熟到足以和欧美一流美术馆平行交流，尤伦斯一度热爱中国，率先做了这件事，了不起，这些年要是没有 798，798 要是没有尤伦斯，北京的当代艺术可就逊色多了，层次也低得多。有短短几年——虽说现在可能要歇——也很好啊。偌大的中国，倘若尤伦斯一撤离就得集体忧心，岂不印证中国当代艺术的脆弱而夹生？

但我没什么看法。不论进退好坏，事情总会发生。

在世纪初，您在回答《艺术世界》读者问题时，说到“金茂大厦，那是世界范围后现代建筑近年的杰作之一”。而今，看着陆家嘴的整体建筑景观舒服吗？对北京的建筑又怎么看，如鸟巢，如国家大剧院，如央视新大楼……

单幢新建筑，好例子多得是。但整体景观到处难堪，没有一处景观可以称得上景观，只是堆砌和杂凑。

几年前，油画《国学研究院》以 1200 万元落槌；《牧羊人》以 3200 万元卖出……您是看淡名利之人，就事论事，究竟怎么看待拍卖呢？